

读来读去

书香相随，茶香相伴

杨黎明

夏日的午后，静坐书房，泡一杯清茶，酷暑在升腾的茶香中渐渐消融。躁动的心随着清茶在水中轻盈起舞，慢慢沉静。摊开一本新书，淡淡的书香，交融着袅绕的茶香，悄悄弥漫开来。书房清香四溢，不觉间唤醒烈日下的沉睡，也兴奋了伏案而读的人。

刘禹锡先生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”“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”的传世名句，悄然悟上心头。那种远离世俗，抛却名利，安贫乐道的隐逸，深感在其中。想必，这就是炎夏的盛宴，准确地说，是读书人特有的美餐了。

酷爱书也钟爱茶，幸好这熊掌和鱼让我兼得。有人说，如能得二者，便可谓幸福。我谓之：美满。

书与茶，有着诸多天然相通，为古今雅士所钟情。

几千年前，中华先人不仅聪明地发明了纸，也幸运地发现了茶。虽然人类的智慧在纸发明之前，就已铭刻在贝壳或书写在树叶、兽皮、绸缎上代代相传，却只在发明纸张后，人类智慧的表达，才找到最美好的归属，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书。自那时起，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所思所感载录于纸张，装订成册而谓之书。传阅这种载录有先人智慧的书籍，而继承先人的智慧。更有阅读上瘾者，乐此不疲，而博得尊敬的称谓：读书人。

曾几何时，载有中华儿女智慧的书，悄然走出国门，超越种族，超越国界，像清泉般流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惠泽每一颗钟爱智慧的心。正是有了书的传播，中华智慧得以成为人类共同的文明，赢得更加广泛、更加璀璨的传承。书，成为不可或缺、举足轻重的桥梁。

茶与纸书，原本同根同源，均起源于我们中国。茶以其清醇可口、天然保健的天性备受钟爱。时至今日，饮茶在我国不仅是饮食习惯，更是源远流长的文化。中国人自古习惯以茶待客，逐渐形成独特的饮茶礼仪。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，中国式敬茶与饮茶礼仪深受国际社会追捧。

想必，读书品茶的人深有感触，读如品茶，品似读书。茶，越喝精神越旺。长期饮茶，修得神清气爽心性。书，越读思维越宽阔。博览群书，修得高瞻远瞩之境界。会品茶的人，自然懂得茗茶之醇韵；而不懂茶的人，大概只能喝出茶水苦涩的味道。品书亦是如此，一本好书，不同的人将读出不同的味道，品出不同的感悟。肤浅翻书之人，只能走马观花，赏观书中的浮华。只有真正品书的人，才悟得字里行间洋溢的思想精华。

其实品书与品茶自然相通，都蕴含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。这也是古往今来但凡读书之人，多喜品茶；爱茶之人，多有品书嗜好的缘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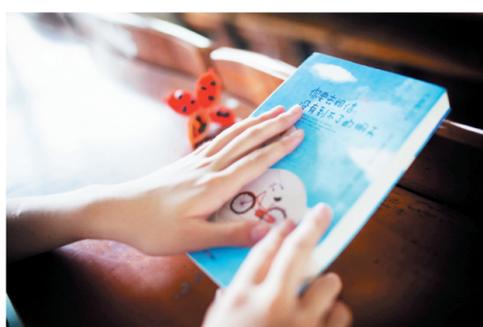
忙碌一天，回家沏上一杯清茶，品味那份悠然四溢的香，或手捧一本好书，沉浸字里行间的情韵。抑或思绪飞扬，铺开纸笔，捕捉刹那灵感碰撞的火花，让心躲进闪烁的文字间，自有别样的欣喜和从容。

只是当今日渐忙碌的人们，为了养家与各自的生活，少有闲情逸致而腾出哪怕一点时间，静下心来慢慢地品一杯好茶，静静地读一本好书。

真正爱书好茶之人，大概都有“不羡富贵之奢华，只恋书香相随、茶香相伴”的共鸣。合卷深思，不禁感叹：今生如能朝夕与茶相伴，天天与书相随，人生则足矣。

读书的感觉真好，如能有一室茶香相伴，感觉就更美，更幸福了。

苗青 摄



书与人生

书与人

杨福成

书与人，是很好玩的关系。什么人看什么样的书，什么人有什么样的看书方式。有的人，天天抱着书，研究读书的人。现代的读书人研究古代的读书人，古代的读书人研究古代的读书人。他们看书的目的不是看书，而是看人——看人心计，学人心计。

有的人，天天抱着书，从书里看到的尽是秋风落叶。霜秋占满了他人生的四季，生命的色彩里没有花红柳绿。有的人，天天抱着书，钻进了书里，成了书虫，想把所有的书都吞掉，占为己有。

可是，他不知道，油墨是有毒的，结果，把自己的命都害了。有的人，天天抱着书，腰间还别着枪和匕首。人就是这样，一生树敌无数，对付来对付去，也只能是对付自己。

有的人，天天抱着书，还端着茶，茶香与书香融合到一起。因为有了这浓浓的香味，所以生活就变得极有乐趣。读书的方式有千万种，最好的是，人书共读——人在读书，书也在读人。

对书，一定要充满敬畏，把它看作一个生命，它每天都在以清澈的眼睛注视着我们。书的心灵更是最最清澈的，所以，在人与书的彼此接触中，人都是利用书，而书从不会利用人。诸葛亮的书读多了，他设了空城计。司马懿的书读得也不少。

司马懿没有解透空城计，上了诸葛亮的当，还是司马懿早就解透了空城计，放诸葛亮一马，这都很难说。书是一座空城，人也是一座空城，看似有无尽的东西填了进去，到头来，却依旧是空空如也。

读尽万头卷，人生还是洁净如一张空空的白纸，无污无染，这才是最高级的读书。

《月落荒寺》：探究当代知识分子困境与使命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

叫“重回神秘”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神秘的，这个部分的一种描述”。

海德格尔认为，关于“存在”，我们要问的不是它的“什么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问“存在是什么？”这样的问题。因为存在“不是”什么，能“是”的是诸多的存在者，存在者存在，存在本身不能用“存在”或“是”来描述。所以与诸存在者比起来，或者说与存在者整体比起来，存在显现为“无”，存在着的是存在者，存在自身不存在。

无论是孔子、老子，还是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海德格尔，中外哲学家均探寻过存在和虚无之间的问题。我们的命运，究竟是被什么改变的？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这是格非本书想窥探和表达的主体思想。

先锋文学：新时代的转变与坚守

上世纪80年代，小说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，中国开始出现了现代主义的小说艺术。一批年轻的小说家摒弃了传统的语言方式和叙述规则，小说主题也不再局限于社会政治和历史化的审美特征，转向揭示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等哲学范畴的主题。

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，中国文坛上出现了更新潮的小说，这种小说以神秘化、抽象化的特征，将中国的小说创作带进了更新的境地。这种具有实验性质和先锋精神的文体，被评论家命名为“先锋文学”，代表人物有余华、苏童、格非、洪峰、马原，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“先锋五虎将”。



马尔克斯曾说，作家的职责在于提醒公众牢记容易被遗忘的历史。在记者看来，先锋文学恰恰是摒弃了这种功用，用更加前卫的文体，去探究另一种生命哲思。

不少文评人说，进入21世纪，作为先锋的格非仿佛消失了。无论是“江南三部曲”还是《望春风》，都是在乡村题材的基础上，通过叙事构建城乡变革和时代奔涌的艺术风貌，这似乎在无形之中迎合了马尔克斯关于传统小说的理论。但简单地说，格非从现代主义退回到古典主义、现实主义，是不正确的。重新回到故事，不代表格非对于先锋文学的放弃。当记者读完《月落荒寺》后，最大的感受是，先锋的格非依然在坚守。书中的人物、故事线，通过影影绰绰的叙事迷宫，仿佛变成了博尔赫斯笔下的梦和隐喻，这是先锋的精神和笔触之所在。

在写完《望春风》以后，格非给自己下了一个规矩，坚决不再写乡村题材作品。“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太迷人了，我们这个年龄，50岁来，特别喜欢怀旧，一旦怀旧起来埋头在里面就拔不出来，但是这样不行，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，必须了解新的时代变

化，了解这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”。以城市人群的视角，探究当代人的生存难题和心理困境，是格非坚守先锋的缘故。这个时代需要小说，也是格非坚持先锋的缘故。

空缺席和限知视角：永远没有答案的谜

让我们重新回到《月落荒寺》的故事中去。

小说一开始的叙述，就透露出许多不祥的暗示。林宜生和楚云去茶馆，恰巧看到了大路上发生的一起车祸，一名男子因颅骨破裂而死亡，他们不得不绕行。他们去的那家茶馆叫“曼珠沙华”，而“曼珠沙华”乃是《法华经》里的四大祥瑞之一，也被称作彼岸花，可在楚云的眼里它就是石蒜，这种花不是很吉利。

楚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而林宜生因为吃了抗抑郁药物“丙咪嗪”，昏昏沉沉地在茶馆里睡着了。在朦胧中，他梦到楚云对着他笑了一下，人影一晃就消失了。吊诡的是，楚云真的消失了。不管林宜生后来如何去寻找，去打电话、找寻线索，楚云始终只闻其声、不见其人。

在结尾，七年后的林宜生再次碰到楚云，她已过上了平静的生活，还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的丈夫与孩子，而林宜生，也有了她的妻子。

格非在整篇作品中，运用了大量的叙事空缺，营造出一种诡异、朦胧的小说氛围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。我们通读全书，很多谜底在心中依稀有了答案，但我们依旧会有很多疑问。如，这七年之中楚云去了哪里？林宜生后来和谁结婚了？这些都不得而知。

在记者看来，格非的叙事手段和电影大师希区柯克的镜头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充满了悬念和隐喻。悬念的设置，反复提及利用的空间布置，叙事片段的“剪辑”，为作品带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结尾处，我们只知道了楚云和林宜生有了各自的家庭，但林宜生的妻子究竟是谁？是他离了婚的出轨妻子？是前文所提到的几个女人之一？还是林宜生后来又认识的女人？格非没有说出这个女人的名字，这里的空缺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谜。

叙事空缺，一直是格非所惯用的写作手段。在叙事的空缺和省略中，故事还在暗中继续。读者往往将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混淆，导致了阅读的障碍。而作者总会以这种时间的混淆与空缺，将读者引领到不倦的阅读探索之中。

此外，限知视角的设置，也和空缺的段落形成了完美的呼应。作者运用限知视角，直接或间接地向读者表达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对于被空缺和省略的段落，作者也无能为力。作者仿佛摊开手告诉读者，对于文本的内容，他也是彻彻底底的旁观者。在记者看来，这种站在限知视角甚至隐身视角的写作，颇值得在新闻当中去运用。因为这样在无形之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，也勾起了读



读生活

温暖的阅读传递

张养华

读书、多学习。当时，一个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，听到单位最高首长的表扬，真的是兴奋不已，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敢有任何的懈怠，总是学习、学习、再学习。几年后，我离开了单位，他也从所长到兼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，再到副局长、职务的变迁，并没使我们的关系疏离。

光阴荏苒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之间的友谊，曾经的上下级关系变成了朋友般淡泊如水的君子之交，没因岁月的流逝而淡漠。有时还会因读了一本书、一篇文章，遇到了一件事，交流一下感受、心得和体会。

放下三哥的电话，想着托付我的差事，猛然想起自己正好藏有一套《路遥文集》。趁中午回家吃饭，我钻进书房，目光在满满当当的书架上搜寻，没有找到那套熟悉的文集。书架旁的墙角旮旯里堆放着三五包书——几次

搬家，扔掉了很多的家什，却舍不得丢掉一本书，妻子索性把这些书打捆码放起来。

我一包包打开，一本本寻找，许多的书，尽管已经泛黄，且发出一丝丝的气息，但是，每一本泛黄的书都是一次陈旧的回忆，每一张模糊的纸页都闪烁着思想的光芒——这正是好书的魅力，它俨然一壶老酒，历经的时间越久，愈加醇厚浓香，愈加得到更多人的青睐。

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在翻腾得一片狼藉的书堆里，终于找到了那套《路遥文集》——熟悉的装潢设计，熟悉的封面题字，翻开扉页，上面写有“石涛，1995.9.9赠送”的字迹依然清晰。

石涛也是个喜欢看书的人，是我1989年进城工作时认识的的一个少年朋友。那時候，我们刚满二十岁，正是挥斥方遒、意气风发的好时光，虽不敢指点江山，闲暇之时却

春分的前一天，久未谋面的三哥打来电话，要我给他找本路遥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。电话的那头，三哥的声音有些迫切，他说，疫情期间，足不出户，读了很多的书；他很喜欢《平凡的世界》，里面的主人公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“小人物”，出生年代和生活环境与他多有相似……

在疫情仍未遏止的当头，在这个玉兰花期绽放的季节，接到三哥要我找书的电话，久闭的心扉顿时飘来一缕怡人的清香和书香。

三哥退休了，是个爱读书的人。因在兄弟中排行老三，被一干人等呼为“三哥”。我曾在其手下工作了近5年的时间。当时的单位还在西关大街居委会的老院里，办公用房拥挤。他与居委会的老聂书记商量，给我挤了一间五六平米的宿舍。房屋虽小，却拾掇得干净、雅致。

有一天，他踱步走进斗室，环顾四周，目光落到了我在桔黄色的台灯灯罩上书写的郑板桥“室雅何须大，花香不在多”的诗句，对我在艰苦条件下有如此心境很是欣赏，看到床上、桌子上随处放的一本本正在读的书，更是感慨不已。随后的全体会议上，他多次把这些情景讲给大家听，鼓励年轻人多